



諧史

說畧九雜記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  
苟人未當死與命或未衰則縱使爲妖爲  
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吳興郡有  
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  
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爲守居之無  
害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  
居郡廳事以故多不利于太守何季恭之

獨不然也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於郡廳事安床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下再拜祠以太牢既祭而避

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惠明而季恭彥瑜差無聞然此非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霅川城之北門有祠號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

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卞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宣和用兵焚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秀才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

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于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戶之輸於是—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遇災荒而幸糴價之高遭艱厄而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啻霄壤耶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

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欸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九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尚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患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資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

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爲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蕩焉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摔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孑遺邪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于地下又大叱令伏地

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  
忠噤咽良久收刃却立曰爾畏死給我邪  
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  
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  
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  
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  
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  
當卽日自沉于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

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慙泣自是謝絕群不  
逞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爲果數年盡復  
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真  
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  
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爲不軌  
知城中子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  
千斤聘爲妻且曰女若不行卽滅爾族父

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  
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  
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  
得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  
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殘于輿中賊盛禮  
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三  
人縋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爲賊所魚肉也  
自此賊焰漸衰以至于敗嗚呼識去就知

廉耻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  
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  
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  
如是可謂出于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  
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觀之寧不  
有愧於心耶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閔中之女也  
嫁郡士張弼建炎己酉虜犯維揚官軍望

風輒潰多肆擄掠和人大恐弼與鄰皆往  
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爲亂兵所掠大罵  
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虜犯行在不  
能赴難而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  
弱不能斬汝寧肯爲汝曹所辱以苟活耶  
賊慚恚以刃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  
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  
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

助虐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顧  
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周王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也生而穎悟  
廣穎豐頤凜不可犯名聞外夷天聖以來  
太宗諸子獨元儼存仁宗眷寵尤異儼好  
坐木馬遇飢則于其上飲食仍奏樂于前  
或終日在上酣飲慶曆四年封燕王時富  
鄭公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其首策曰北

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所以  
視中國用人亦如其國燕王威望著于北  
虜燕薊小兒每遇夜啼其家必驚之曰八  
大王來也兒啼卽止每牽馬牛渡河旅拒  
以進必曰莫大王在海裏其畏之如此虜  
主每見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今年王薨  
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生虜以爲重今王之  
薨必以朝廷爲輕矣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  
遊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  
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  
憮然而書之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釋  
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  
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  
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  
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

詩集  
元詩史  
元書院  
珊數下曰和尚莫恠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奇哉殊快人意

京城闐闐之區竊盜極多踪跡詭秘未易  
根緝趙師宰尚書尹臨安日有賊每於人  
家作竊必以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雖  
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聞傳京  
邑不曰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  
一賊至謂此卽我來也亟送獄鞫勘乃畧

不承服且無贓物可證未能竟此獄其人  
在禁忽密謂守卒曰我固嘗爲賊却不是  
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好相看  
我有白金若干藏于寶叔塔上某層某處  
可往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  
其相侮賊曰毋疑但往此方作少緣事點  
塔燈一夕盤旋終夜便可得矣卒從其計  
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密以酒肉與賊越數

日又謂卒曰我有器物一甕寘侍郎橋某處水內可復取之卒曰彼處人鬧何以取賊曰令汝家人以籬貯衣裳橋下洗濯潛掇甕入籬覆以衣舁歸可也卒從其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甚喜而莫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畧出四更盡卽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至累汝設或我不復來汝失囚

必至配罪而我所遺儘可爲生苟不見從却恐悔吝有甚於此卒無奈遂縱之去卒坐以伺正憂惱間聞簷瓦聲已躍而下卒喜復桎梏之甫旦啓獄戶聞某門張府有詞云昨夜三更被盜失物其賊于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師罕撫按曰幾誤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犯夜從杖而出諸境獄卒回妻曰半夜後聞叩門恐是

汝歸亟起開門但見一人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器也乃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賂卒賊竟逃命雖以趙尹之明特而莫測其姦可謂黠矣卒乃以疾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子不能守悉蕩焉始與人言

宋沈俶撰

諧史終

昨夢錄

說畧十雜記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嘴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輒怒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故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奉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

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忘之矣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真琉璃器可貯之中山

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鱉遇之皆死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真決之數日後李

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  
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  
升廳懷中出一櫝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  
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  
鑑云云李卽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  
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  
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  
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

曰平生違條礙法事唯決某命官之失汝  
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  
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  
路自辰巳至申酉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  
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  
人乃呼閹者云我勾人至矣以櫝付閹吏  
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  
李於是搯笏攀緣以入足跌顛於限下閹

吏道李至第二重閣吏相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揆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恠無公吏輩有聲喏於

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卽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道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幞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床榻裊褥甚都有幞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

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  
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  
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  
私過犯李答竝無過犯惟前真決命官爲  
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  
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卽無真決命官條  
制時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  
事莫饑否李謂自辰已至是夜五鼓不食

平生未嘗如是忍饑於是腰金者相對飲  
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  
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  
敢遠送請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  
不見一人李乃默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  
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在上馬  
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

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弣黑者謂之後醮近稍近弣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往時鎮江裨將王詔遇有鬻犀帶者無他文但峯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太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耳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斲爲

寺居親舊絕無牢落淒涼斷其蹤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過存問勤屬時時餽殺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爲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某山間

有菴血屬在焉共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  
卽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  
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  
闕乏僧於是辦舟贈鏹二百緡使行仕宦  
者曰吾師之德於我至厚何以爲報僧曰  
旣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畱其孥於菴中僧  
爲酌別飲大醉遂行翊日睡覺時日已高  
起視乃泊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

人舟入語啐啐過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  
應曰今行矣旣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  
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  
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  
訖自爲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卽  
自引決則曰今幸尚早若至昏夜恐官不  
得其死也仕宦者於是悲慟作家書畢自  
沉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霅川有赴郡自首

者鞫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勅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

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紹興辛巳余聽讀於建昌教官省元劉溥德廣語及余所生之地曰滑臺劉曰聞人之言黃河漲溢官爲卷埽其說如何曰予不及見也尚聞先父言斯事民甚苦之蓋於無事時取長藤爲絡若今之竹夫人狀其長大則數百倍也實以芻藁土石大小不等每量水之高下而用之大者至於二

千人方能推之於水正決時亦能遏水勢之暴遇水高且猛時若拋土塊於深淵耳此甚爲無益焉舍是則亦無他策也或不幸方推之際怒濤遽至則溺死者甚多大抵止以塞州城之門及鹽官場務之衙宇耳瀕河之民頗能視沙漲之形勢以占水之大小遠近往往先事而拒逆來所以甚利便也又有絞藤爲繩綯結竹篾筏木柵

等謂之寸金藤有時不能勝水力卽寸斷如剪郡縣又科鄉民爲之所費甚廣大抵卷埽及寸金藤白馬一郡每歲不下數萬緡白馬之西卽底柱也水常高柱數尺且河怒爲柱所扼力與石鬪晝夜常有聲如雷霆或有建議者謂柱能少低則河必不怒於是募工鑿之石堅竟不能就頗有溺者了無所益

畢少董言國初修老子廟廟有道子畫壁  
老杜所謂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者也  
官以其壁募人買有隱士亦妙手也以三  
百千得之於是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  
載壁沉之洛河廟亦落成矣壁當再畫郡  
以請隱士隱士弗辭有老畫工夤緣以至  
者衆議誰當畫東壁隱士以讓畫工畫工  
弗敢當讓者再三隱士遂就東壁畫天地

隱士初落筆作前驅二人工就視之不語  
而去工亦畫前驅二人隱士往觀亦不語  
而去於是各解衣盤礴慘淡經營不復相  
顧及成工來觀其初有不相許之色漸觀  
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一人工愧  
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某自是焚  
作具不敢言畫矣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  
骨相當嗔目怒髯可比騶馭近侍清貴也

骨相當清奇麗秀可比臺閣至於輦中人則帝王也骨相當龍姿日表也可比至尊今先生前驅乃作清奇麗秀某竊謂賤隸若此則何足以作近侍近侍繼可強力少加則何以作輦中之人也若貴賤之狀一等則不足以爲畫矣今觀之先生所畫前驅乃吾近侍也所畫近侍乃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之人其神宇骨相蓋吾平生未

嘗見者古圖畫中亦未之見此所以使吾慚愧駭服隱士曰此畫世間人也爾所作怒目虬髯則人間人耳人間人則面目氣象皆塵俗雖爾藝與其他工不同要之但能作人間爾工往自毀其壁以家資償之請隱士畢其事少董曰余評隱士之畫如韓退之作海神祠記蓋劈頭便言海之爲物於人間爲至大使他人如此則後必無

可繼者而退之之文累千言所言浩瀚無  
溢蓋力竭而不窮文竭而不困至於奪天  
巧而破鬼膽筆勢猶未得已世之作文者  
孰能若是故於論隱士之畫也亦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  
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  
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卽製冥衣男冠帶  
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以

合婚設二座相竝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  
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  
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卺焉其相喜者則二  
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爲動  
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聞教訓男  
卽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  
使受教女卽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屬旣  
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壻謁外舅也

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  
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  
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  
生焉

宣政間楊可試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  
易數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書  
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  
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語甚款

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  
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  
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  
約三四十步卽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卽  
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  
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  
公欲來能相容否對曰此中地闊而民居  
鮮少常欲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

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間所  
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至語楊曰速來居  
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  
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  
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  
間爭奪則皆不願其來吾今觀子神氣骨  
相非貴官卽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則  
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

纊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  
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  
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  
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衆共焚  
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闕也  
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  
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  
穴矣迫暮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

以徃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損囊箱所有易絲與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第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也及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

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宋康譽之撰

字叔聞號退軒  
老人箕山人

昨夢錄終

三朝野史

說畧十一雜記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於  
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  
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  
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  
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奧問之  
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奧中簾幙綺羅榮  
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荅曰大

說名天集  
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既而曰此念  
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  
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內使  
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  
圓寂于法堂上頃間浩堂裏弄璋浩默然  
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  
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遠

自恃冊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汚濁  
功則有之忠則未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  
宗由此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冊立濟王爲  
帝事敗濟王遇鳩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欲  
屠湖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  
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  
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

報其威靈也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馬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有愛寵林夫人者見其起可疑亦推枕而起相隨於後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裕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營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娼傳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畱訟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

云晴則鷄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  
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有士人踰墻偷人  
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  
墻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  
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砌  
應潛越安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  
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  
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

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  
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配取  
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旣幸免決罪反因  
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金陵帥闖趙以夫過衢州訪祕書徐霖相  
見後覲面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  
何事元來哭世道艱險小人在朝君子在  
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與霖俱懷婺

緯之憂故也

理宗祀明堂徐清叟爲執綬官玉音問曰  
貓兒捕鼠如何清叟急機荅曰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應對雖捷然理宗本命屬  
鼠一時荅問不覺觸突天聽理宗度量恢  
宏亦不之咎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陪祀  
登拜郊臺精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

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  
聞其畧恢荅曰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傳  
之祕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  
恢喫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哂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  
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  
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  
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

朝縉紳皆喜之

至元丙子春淮西閩夏貴歸附大元宣授  
中書左丞至元己卯薨有贈以詩云自古  
誰不死惜公遲四年聞公今日死何似四  
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  
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大兵渡江賈似道卽出檄書播告中外曰  
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于高宗爰宅吳會

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悖理宗四十  
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十一載恭  
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群從尚受卵  
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  
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  
七袞之聖躬今天子孤孀之冲質在人情  
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

之阡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  
合唱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  
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  
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  
河尚未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乃父涉開闢淮東爲國宣勞似道  
闔帥兩淮効父之故智闡才有餘相才不  
足自當軸以來收畜古銅器法書名畫玉

器珍寶金銀貨泉用譚玉辨驗以元老之  
尊眉就與賤娼潘稱心棄狎貪財好色一  
至於此敗壞宋國遺臭萬年

宋興於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亡於  
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顯顯德二字不期  
而合周以主幼而亡宋亦以主幼而亡周  
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  
上歸附於大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

言  
三朝里  
七  
書院  
伏而被誅陳宜中當國之日韓震無辜而  
被殺此造物報應之理也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絕云寒食家家  
插柳枝畱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  
醉青冢兒孫幾箇悲明年謫死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  
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  
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

後鳳樓空倚筇曾向錢塘望山掩江城霧  
氣籠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  
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  
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日預陳易箚之辭  
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  
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  
軀而思末路屬醜虜貪狼之犯順率驕兵

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  
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詆其非百喙難明此  
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畱侯之保身三千  
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慙覆載俯  
愧劬勞伏願皇天厚土之鑒臨理考度宗  
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闡  
靈掃妖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  
豈似道所自爲邪讀之雖可怒可笑可恨

其文自好

丙子三宮赴北行省俘三學生一百人從  
行責齋僕足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州橋  
吳府子弟名棠孫僅一入齋至是乃爲齋  
僕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趨起不行  
人箠以棍棒三下登舟餒甚得粥飲一桶  
無匙箸乃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  
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授

諸路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文文山天祥畱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  
末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  
觀宜中客死暹羅雖免作北臣而視從容  
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尤  
得其死方蛟峯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  
服終其身尚得爲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  
北人有詩云當今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

兩得之義似漢王侯齒日忠如蜀將斫頭  
時乾坤日月華夷界岡嶺風雲草木知未  
必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  
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  
遺之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緇夢裏功名黍  
一炊鐘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悲  
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  
門生憐未死青衫畱得裏遺尸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諫不從彭  
曰不把錢做錢看不把人做人看無不可  
築之理既而城成僚屬乃請立碑以紀之  
大雅以爲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門之上  
大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爲西蜀  
根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蜀亡城猶  
無恙真西蜀根本也

三朝野史

終

卷之三